

午夜听琴(外一章)

■ 杨叶林

一缕琴音,轻轻缓缓地飘来,如昨日的阳光,穿透飓飏朔风。我无法抗拒思念的诱惑,一手端着朦胧的月色,一手携起无边的宁静。

此刻,窗外,轻轻游过一丝秘密。是午夜的凉风?还是你纤纤的玉指?

坐进音乐重重的围剿,我的心,再一次被一一掏空。点点往事,在午夜的潮汐里,蓬乱地长出情节,或圆或缺,或残或全。

那朵褪色的花朵,在往日的春天里灿然盛开。那丝谙熟的芳香,在潮湿的夜色里轻轻扩散。

午夜听琴,我把自己的声音留在自己最疼痛的地方,让如琴的思想,一拍一拍,拍打着巨大的夜网。

黄昏,你要走

当心路走尽的时候,你说你要走了。黄昏为你轻轻拉起长长的帷幕,那颗亮星在遥远的地方轻轻眨着眼眸。

我久久地伫立小路的尽头。任逝去的岁月拍打心岸,路旁的山花在黄昏里默默开放。

你要走就走吧,请不要回首!我害怕我的目光碰到你的眼波,就会变成一场雨,一场滂沱大雨。

既然你有远方的方向,既然你有七彩的梦幻,请你高高扬起你的红帆船,乘风破浪,驶向那遥远的远方。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重逢在这片沧桑的土地上。那时,山花依然灿烂,山鸟依然欢欣。只不过,逝去的是我们的青春,改变的是我们的容颜,还有我们当初的心境。



花香 ■ 周文静

乘着火车去长大

■ 朱海平

我突然醒了,梦中那自远方传来的悠长悠长火车鸣笛声还在我耳边回荡。

高中时,火车站离学校不算远,每晚睡前都是枕着火车那绵长的鸣笛声进入思家的梦乡。其实,我的小镇没有火车经过,直到来到市区上高中之后,我才算见过真正的火车站。但是,无缘由地,我就是觉得火车铁轨一头连接着故乡,一头连接着无数的远方与梦想。对火车充满了遐想。

那时,班里有个新安的同学,每周个周末都是坐2块钱的火车往返家校,我听了极为羡慕,即兴写了一篇文章《乘着火车去长大》,得到语文老师 and 同学的高度赞赏,更加坚定了我必须坐一次火车的信念。

高一的某个假日,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坐上了开往油城的火车。旅途很短,但是我很兴奋。对于那时搭公共汽车就晕车的我,火车真是解救了我的双眼。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坐车是不用一直趴在自己膝盖上,紧闭双眼,忍受呕吐之苦的;第一次享受了静坐于车厢之中悠然自得地欣赏车窗外掠过的一花一草一木的美妙。

后来,我毫不犹豫地考到了梦想的列车曾经带我去过的第一站——油城的大学。在这里,我开始尝试独自一人选择一个站点,踏上火车,享受孤独的旅行。找到座位,对号入座,放好背包,桌板放下,耳机塞上,音乐响起,尘世喧嚣,九霄云外,与我无关。

火车成为我整个大学时期主要的长途交通工具。绝大部分时候,火车的体验感是极佳的。除了大四那年,上广州参加招聘会。由于赶时间,我们选择了一趟当天深夜出发的列车。无座,只能坐在过道的地上。过道里人来人往,车厢中各种异味——似有鸡鸭,又类叠咸鱼,百味交织。我们苦中作乐地打趣:

“我们这次坐的真是牛车呀!哈哈!”因为是和好朋友们一起咬牙忍受过的苦涩,现在回想起来竟也分外有趣。

工作后,考了驾照,有了自己的小车,不需要再忍受晕车之苦,对火车的依赖越来越小,几乎没有坐火车的机会。直到高铁到来,我又重新踏上了列车之旅。第一站去的是厦门。坐惯小轿车,重回车厢,莫名兴奋后逐渐平静。车速平稳快捷,窗外风景一闪而过。就像我们那个绿皮火车的年代,十年弹指一挥间。

绿皮火车很慢,但,我还是想带着我的孩子感受一下慢的美妙。于是,我订了只有一站的绿皮火车票。

我期待着他们和我一样,满怀对远方,对未来的憧憬,乘着火车去慢慢地长大。

剪发

| ■ 丁雪珍

今天周六,我来到母亲家小坐,突然想起头发长了,随口道:“该去剪剪发了。”坐在旁边的母亲听了,笑着说:“让我帮你剪吧。”

母亲拿来一把平剪,一把牙剪和一把梳子。我拿来一面大圆镜,穿上一件长罩衫,选了一个地方站好。剪发便进入了程序。

还是传统剪法,削薄一点,剪短一些。母亲先拿起梳子把头发梳顺溜,接着拿起一小撮头发,用牙剪斜方向嚓嚓地从上往下削,然后用平剪修理修理……不多时,地上落了半圈头发。

我闲着,随意拿起镜子把玩,上看看左看看右。忽地,从镜子看到,母亲的头发花白了,发量明显比以前少了;眼睛变小了,早已没有了双眼皮;皱纹多了,深深浅浅的;还有些许老人斑烙在脸颊上,宣告着岁月不饶人。我已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认真看过母亲,只知道已许久不这样亲近地看母亲了。此时镜中母亲的道道皱纹仿似一条条虫子,在吞噬着我的心。母亲老矣!而这时母亲笑嘻嘻的,一道道皱纹仿似一圈圈水波,在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咧开的嘴里上下颌都各缺失了两个门牙。

母亲满脸笑意,握着牙剪挥洒自如。突然,母亲盯着我的头发,脸上的笑意没了,皱了皱眉头,很快又若无其事剪了起来。这一举动,我已猜到为什么。

“你有白头发了,不止一条。”母亲的声音很低,但我能听到。从青丝到白发,我仿佛又看见母亲昔日为我剪发的情景。

那是一个放学后的中午,我让母亲帮我剪发。母亲二话不说,和我来到屋旁的油茶树下,开启了“学生装”的剪发旅程。嚓嚓嚓……几声下来,头发纷纷落地。我信手举起镜子一看,用手摸了又摸,立刻撅起嘴巴,火气飙升:“妈,你看你弄的,太短了,太短了。”“咋了,咋了,让妈看看!”母亲紧张得绕着我的头左看右看,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青,短是短了些,可妈不是故意的。”我听不进母亲的任何解释,哗的一声大哭起来,嚷着要母亲非赔我头发不可。望着哭得伤心的我,母亲连连赔不是。但我就是那么小心眼儿,竟一连几天都不理睬母亲。

实在看不下去的邻居直面训斥了我,说我不懂事,说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犁田耙田,腰杆都累弯了,累疼了,但在子女面前,仍坚强地挺直着;为了及时完成春耕的活儿,起早贪黑,睡眠严重不足,有时头晕了,也是歇一会又继续干……我这才知道那天中午,母亲刚耙完水田回来,又累又渴,午饭未吃,双手酸痛,还是先照顾我的请求——帮我剪发。训斥声让我无地自容,我心里的怨恨一下子全消散了,想想自己仅仅为了几撮头发而责怪母亲实在不应该。年少无知的我,竟是如此不了解自

己的母亲。

“哎哟,本想帮你把白发剪到底,可我笨手笨脚的,却剪掉了好些黑头发,凹了一个小窝……”母亲的话,把我拉回现实中来。母亲重复说,生怕我不知道,又担心我像当年一样火爆而伤感……此刻,我怕母亲心生内疚,赶紧连声说:“妈,没事的,剪发就像割韭菜一样,剪了又会长出来。”母亲见我如此轻描淡写,如释重负,也调皮地说起当年那次我要她赔头发的事情。望着母亲手舞足蹈演示当年的情形,我才知道母亲一直念念不忘此事,如今释怀了,咯咯地笑,笑得轻松自如。

约摸花了二十分钟,剪发“大功告成”。母亲望着自己的“作品”,笑了笑说:“青,除了那个凹小窝,这发剪得还算合格的。”我摸摸头发,由衷地说:“妈,您已剪得很好!”我转过头来,与母亲相对而笑,心里蜜意油然而生:有妈在,甜美!

望着迈进家门的母亲,方发觉母亲矮了许多,曾经身高一米六的她,现时不过一米五二左右。这一刹那的背影,让我揪心揪心地痛。我竟在“最近的距离”中,悄无声息地把亲情遗忘在心灵最深处。

著名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孝心无价》中有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愿每个子女都能及时行孝,别让“子欲养而亲不待”成为遗憾。

桃金娘之恋

■ 荔木子

这是千山之湖
在这个夏天
桃金娘拥一池碧波
风中的涟漪
拍打一场云雨
沉沉的鼾声
如天际闷雷

有人讲天气的故事
用诗的语言
丈量夏至还有冬至
昼与夜的长短
失落了这一天的太阳
季节中的感悟
让人心碎一地

春天将花期相许
红粉粉的果实
有蝴蝶恋过的痕迹
我羞答答的打扮
这一堆堆的酒
这湿漉漉的夜
等你忘情的深嗅

许是
孤寂留我清醒
我弯下枝头
才把浑浊的季节
置于天外
让花和果 涩与甜
成就一场沧桑生命

曾说 与君同醉
你可曾凭栏
曾说 风雨同舟
你可曾聆听
还是这山山水水
可风声雨声
谁还在

夏日回乡

■ 黄何

载着一车假期的轻松
陪伴荷花般娇美的女神
牵着出笼的神兽
落叶穿越时空
随风飘洒仙雾围绕的山村
老屋炊烟袅袅
吱吱喳喳
一群鸡鸭高唱山歌
欢迎熟悉又陌生的客人

踏上温暖的乡村路
听着旋律欢快的舞曲
看见一群农村大妈
身穿统一的服装
跳着城市里那新潮的舞蹈
来到村边的龙眼树果园
三叔公满脸笑容送上龙眼果
一颗龙眼,一口甜香,满心喜悦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